

A Stud

Virtual English Learning Communities

虚拟英语学习社区 互动研究

武书敬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划课题(12CWJZ05)研究成果

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研究

武书敬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发展场域。本书重新界定了发展场域的属性,探讨了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和综合能力发展场域的契合点,对虚拟英语学习社区的互动类型进行分类,并通过问卷调查、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虚拟英语社区中的互动结构、互动质量、互动行为等变量进行调查分析,构建了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模式,探究了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和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发展场域的因果关系,提出了虚拟英语学习社区有效互动的策略。

本书既为“互联网+”时代英语教育者进行有效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范例,也为网络环境下英语教育研究和二语互动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研究 / 武书敬著. — 徐州 :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646-3429-2
I. ①虚… II. ①武… III. ①英语—学习方法—研究
IV. ①H31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2937 号

书 名 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研究

著 者 武书敬

责任编辑 史凤萍 陈振斌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309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1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进入新世纪,互联网技术在世界各国得到快速发展,广泛应用于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公共教育、新闻传播等各个领域,已成为普通民众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在英语教育领域,现代化语言学习手段和方式将给学生提供弹性的学习时间、学习环境、学习内容、学习模式和评估方式,加快教育个性化的进程。虚拟学习环境与传统学习环境有着很大的不同,如何设计适切的虚拟英语学习环境,促进学习者综合语言应用能力的发展,成为“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探究的课题。

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的基于网络的教与学的环境,蕴含了大量的新的物化形态与智能形态的技术。场域作为一系列客观关系构筑的社会空间并非单指物理环境,同时包括场域要素间的组织关系。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发展场域是学生综合能力发展所依托的诸多要素及其组织机制共同构筑的客观关系网络。场域中存在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不同的场域结构对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的作用不同。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虚拟学习社区互动成为二语习得和外语学习研究的热点,虚拟学习社区互动的实践表明,它是推动学习者能力发展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然而,空间维度上的名存实亡及时间维度上的生命周期短暂,是目前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所遭遇的瓶颈问题。要实现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的突破,使之持

续、有效地推动学生的发展,就必须超越工具论思路,转而思考如何在其中形成稳定的学习者能力发展场域,将学习者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真正地融入学习者的学习生涯中。

本书从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学生综合语言能力发展场域,是课题组三年来对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与发展场域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结果。本书着眼于虚拟世界中二语习得互动研究的前沿问题和全新领域,为学习者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场域研究提出了一个新视野,为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框架。

本书以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探索虚拟学习社区互动对学习者综合语言应用能力场域的影响。全书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并阐释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教育场域的特征,旨在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第二章分析了场域理论和外语教育的契合点、英语语言教学的场域理论原理以及网络教育互动场域的基本特征。第三章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发展场域的内涵,梳理了国内外二语习得/外语教育领域互动研究的现状,并对国外二语习得网络互动实证研究进行了评述,旨在发现现有研究中的空缺之处。第四章对虚拟学习社区的互动进行了解读,包括虚拟学习社区国内外研究现状、虚拟学习社区的内涵及功能、虚拟世界中外语学习的研究方法与伦理以及虚拟学习社区中的互动与特征,寻找其对本研究的启示。第五章说明了本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第六章是实证研究部分,分析了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的六个典型案例:基于虚拟学习社区互动的大学生英语实践能力培养研究;虚拟英语学习社区讨论区互动协作学习模式研究——以 Coursera 讨论区为例;虚拟学习社区英语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以 Facebook 为例;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 SPOC 教育模式互动研究;英语专

业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研究;基于虚拟英语学习社区的大学英语教师互动发展模式研究。该章针对学习者英语综合能力发展的事实,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客观地观察和测量影响学习者英语综合能力场域的因素,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关键事件回忆访谈法、教育实验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虚拟英语学习社区网络互动行为、互动结构、互动信念进行了分析,对成员交流互动的质量和水平进行了剖析,为有效构建学习者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发展场域提供理论指导;以虚拟学习社区互动为自变量,以社会网络结构为中介变量,以学习者综合语言能力发展为因变量,设计出符合学习者英语综合能力发展场域的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模式,以 Facebook 社交网络、SPOC 教育模式等作为虚拟英语学习社区互动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发展性专题实证研究,探究了虚拟学习社区互动与学习者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因果关系。第七章采取全面和辩证的观点,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分析互动对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发展场域的影响,提出促进虚拟学习社区有效互动的教学指导策略,以进一步改善虚拟教育效果,提升虚拟学习社区的学习水平,最后探究本课题的不足以及未来研究的前景。

本书能为广大外语教育设计者、教学者、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研究者以及外语院校教育技术从业人员提供有益的信息和帮助,能为网络环境下英语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持。

著者

2016 年 12 月

目 录

第 1 章 场域理论	1
1.1 布迪厄场域理论	1
1.2 教育场域的特征	10
第 2 章 场域理论与英语教育	15
2.1 场域理论——中国外语教育研究的新视角	15
2.2 英语语言教学的场域理论原理	17
2.3 网络教育互动场域	19
第 3 章 英语综合能力与互动	24
3.1 英语综合能力	24
3.2 互动研究现状	25
3.3 国外二语习得网络互动实证研究	39
第 4 章 虚拟学习社区中的互动解读	46
4.1 虚拟学习社区国内外研究现状	46
4.2 虚拟学习社区的内涵及功能	51
4.3 虚拟世界中外语学习的研究方法与伦理	58
4.4 虚拟学习社区中的互动及其特征	63
第 5 章 研究方法论	85
5.1 研究范式	85

5.2 研究方法论原则	86
5.3 研究方法	88
5.4 研究程序	106
第6章 虚拟学习社区互动案例分析	111
6.1 案例一——基于虚拟学习社区互动的大学生英语实 践能力培养研究	111
6.2 案例二——虚拟英语学习社区讨论区互动协作学习 模式研究:以 Coursera 讨论区为例	125
6.3 案例三——虚拟学习社区英语教学模式建构与实践 研究:以 Facebook 为例	139
6.4 案例四——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 SPOC 教育模式互 动研究	149
6.5 案例五——英语专业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研究	157
6.6 案例六——基于虚拟英语学习社区的大学英语教师 互动发展模式研究	176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189
7.1 研究结论	189
7.2 虚拟学习社区的教学实践策略	193
7.3 研究创新之处	197
7.4 未来研究建议	198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59

第1章 场域理论

1.1 布迪厄场域理论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继福柯之后,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代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国际学界广受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学者的关注。布迪厄称得上学术杂家,他的社会学理论中融入了人类学、教育学、哲学、艺术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等诸学科的内容,可谓包容丰富、错综复杂。一般认为,场域理论是他的基本理论,在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1.1.1 场域和资本

布迪厄曾对场域(field)这一概念给予如下界定:“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Wacquant, 1989)。根据这一界定,场域不同于一般领域所指的被一定边界包围的领地,而是一种存在,一种蕴含力量的、有生机、有潜力的存在。布迪厄曾对美学场域、宗教场域、法律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等进行了研究,他研究中的每个场域均以市场为纽带,将场域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结合起来。

布迪厄不仅把场域视为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概念,他还将其作为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析单位,一个理论分析工具,并且将这一

分析单位和理论分析工具与他的研究方法联系起来。初始,布迪厄对人类学情有独钟,对人类学方法深感兴趣,并且成功地运用人类学方法对阿尔及利亚原始部落进行了研究。在他对法国现代社会进行研究时,他尝试把人类学方法引入现代社会研究,研究了人类学方法用于现代社会研究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现代社会和非现代社会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只适于对非现代社会的研究,他区分了“冷社会”(cold society)和“热社会”(hot society)两种社会形态。在冷社会中,“熵的存在处于很弱的结构,这种结构在零度下发挥功能,这里的零度不是物理学的,而是指历史的意义……这些社会没有历史。”在热社会中,“像我们的城镇,有历史,运行,有很高的温度,更严格地讲,有很大的分化,……这是由社会的差异性引起的”(Harker, Mahar & Wikes, 1990:75-76;李全生,2002)。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学方法只适合对冷社会进行研究,不适合对热社会进行研究,他还用了“真实性”这一概念来进一步解释这一问题,他指出,在冷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真实的、直接的、面对面的,只有这种真实的关系才能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而在热社会、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媒介、管理工具、观念等来维系的,冷社会中的那种真实的、面对面的、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隔断了。由此,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人类学研究方法不能用于现代社会的研究。布迪厄早期深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思想存在的不足,他指出: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将人类学的方法应用于现代社会中(Harker, Mahar & Wikes, 1990:75)。他创造性地吸收了法国人拉宾诺的研究成果(拉宾诺选取了20世纪20年代反对种族主义和阶级压迫,关心城区规划的法国社会改革者精英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对该群体进行了研究)。布迪厄在拉宾诺研究的基础上,将“群体”(group)这一研究单位扩展至“场域”,他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是以场域为基本单位而展开的。

场域是社会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创设的,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这种竞争和策略旨在生产有价值的符号商品,符号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有关的消费者对它的归类,符号竞争的胜利表明一种符号商品被判定为比其竞争对象拥有更多的价值,并将之强加于社会,布迪厄称之为“符号暴力”(李全生,2002)。他认为:“策略是实践意义上的产物,是对游戏的感觉,是对特别的、由历史性决定了的游戏的感觉,……这就预先假定了一种有关创造性的永久的能力,它对于人们适应纷纭繁复、变化多端而又永不雷同的各种处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包亚明,1997:62)。因此,场域是为其中的社会成员提供不定项选择的空间,社会成员可依据选题的框架要求和限制通过竞争策略对其中的待选项目进行选择,不同的选择预示着不同的结果,体现了选择者不同的意志与创造力,最终的选项由选择者来决定。

场域充满着力量,是指场域中充满了个体之间的竞争,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抗。布迪厄认为,场域中不同力量关系的对抗决定了场域的边界,场域的界限可以用个体间的互动来定义,场域不是预先设定的,没有先验的答案,“场域的界限在场域作用停止的地方”(Bourdieu & Wacquant,1992:98)。基于此,布迪厄提出了资本(capital)这一概念,布迪厄把资本定义为:“在场域中活跃的力量是那些用来定义各种‘资本’的东西”(Bourdieu & Wacquant,1992:98)。与经济学家所用的资本概念不同,布迪厄的资本概念是指积累起来的劳动,这种劳动可以是物化的或者“肉身化”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有(李全生,2002)。

场域是资本赖以存在的场所,没有场域,资本就不能存在和发挥其功能。场域内存在着力量和竞争,资本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和手段。布迪厄把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类型。后来,他又将资本类型扩展至四种,增加了象征资本。布迪厄

的资本概念体现了他对社会学的认知,他认为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社会生活的实质,纠正人们对社会生活的错误认识。他指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对社会的运作进行科学分析,既然有一个研究社会的科学(即社会学),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发掘隐秘,特别是统治者不愿看到的被揭露的隐秘”(布迪厄等,1996:53;李全生,2002)。

布迪厄认为社会场域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同于赌场,更不同于赌博。赌场中的竞争没有惯性、没有积累,每个赌徒输赢的概率是平等的。而社会活动中有惯性,有对已有财富和特征的继承,社会活动的成员以异质的身份参与,这种异质表现为他们具有不同的资本,资本在场域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是排他性资源,社会成员的资源和权力结构是由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资本分布结构决定的,这种不均衡的资本分布结构说明了社会成员参与竞争活动的不平等,因此,场域中每个成员不可能会达成同样的目标,也不可能均担当同等重要的角色。

1.1.2 场域的自主化

布迪厄认为社会分化催生了场域的多样性,社会分化的过程即是场域自主化的过程。自主化是指某一场域在发展过程中摆脱其他场域的影响和限制,形成自己固有的本质和特性。为了阐释场域自主化的特性,布迪厄将给定的空间分为两类“生产场域”:“限定的生产场域”和“大规模的生产场域”。限定的生产场域是与场域本身的特殊化一同发展的,此种场域边界清晰,特殊化程度高,而大规模的生产场域是社会场域在扩展的过程中,有更多外在的社会力量和世俗力量进入和渗透,因此,大规模的生产场域往往边界模糊,特殊化程度低。在限定的场域中,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生产是为了满足场域中的行动者和制度,具有自主性的特征,是一种自主化的场域。布迪厄在提出自主化场域的基础上,还进一步研究了“自主性的度”。他指出:越是自主性高的场域,其生产者只为满足本场域

其他生产者的程度越大,为社会场域的消费者生产的程度越小。因此,在各种各样的场域中,自主性较强的是科学场域,其次是高层次的艺术场域,而法律场域和政治场域自主性较弱。布迪厄把科学场域视为自主化的典范,他认为,某一场域自主性越强,其受社会场域和权力场域的影响和限制越弱,该场域的语言就越具有科学性。场域的竞争和策略除受资本的影响之外,场域的自主性也影响着场域中的竞争和策略。

当然,场域的自主化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主场域。因为场域在分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留有其他场域的痕迹和影响,这种分化的不完全决定了绝对自主场域的缺失。另外,场域在分化的过程中,发生内部分裂,分裂的过程中部分融入其他场域,并在其他场域发挥作用,这种逆分化的产生也注定了绝对自主场域不可能存在。S. 拉什认为,布迪厄的场域自主化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统一的无分化的传统社会;产生社会分化、场域自主化的现代化社会;社会的逆分化和场域分融的后现代社会。

场域的相对自主化有利于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也促使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直接变为间接、由外显变为隐蔽。布迪厄指出:“任何支配,如果不通过使人们误识作为支配基础的任意武断性,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就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华康德,1995)。场域在相对自主化的过程中,获得了能够掩盖权力关系和经济统治实际的符号资本,这种符号资本使个体行动者在理解社会时发生误识,这种误识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由此,统治阶级的手段日益增多,教育、艺术、生活方式等都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统治者政治统治的手段。自主性本身也为社会权力服务。布迪厄在场域研究中,尤其关注教育场域和权力场域的关系。他说:“可以肯定的是,有史以来,对权力和特权的传递问题所提出的所有解决方案中,确实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比教育系统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掩藏得更好,因而也更适合那些要一再使用最封闭的权力和特权的世袭传递方式的社会。教育系统的解决方式就是在阶级关系结构的再

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表面上中立的态度之下掩盖它履行这一职能的事实。”（华康德，1995）

布迪厄对资本的划分也为我们理解场域的自主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划分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资本，不具有经济资本的基本特征，他所指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采用了隐喻的方法，只是体现了与经济资本的相似性，这些资本并不能带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不能作为经济收入的源泉。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在认可社会空间不同场域自主性的同时，指出社会空间场域中经济与非经济空间的划分是不确切的。在经济场域中，人们追求金钱物质利益，在非经济场域中，每个人的行为都与经济利益无关，都是非功利性的。布迪厄认为，这是一种虚构的神话，这样的情形在真实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真实的情形是：行为者在不同的场域也在追求资本——符号资本，场域中不存在非利益的或者超功利的公正。不能仅用经济理论中所认可的资本来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经济学意义上使用的概念不足以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商业交换只是交换形式的一种，非商业交换的物品也有其自身价值，必须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才能对社会场域进行科学的研究。布迪厄扩展了资本的概念，引入了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使原来看似“非理性”的实践变为遵循自身的利益逻辑的理性实践。

布迪厄提出的场域自主化为社会变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以往的社会变迁理论强调社会的进化和社会的有机联系。社会进化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分化过程，这种分化过程是一个结构分化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功能分化过程，原来单一结构的功能转变为由不同组成部分的多个独立功能来共同承担，因此，各组成部分之间的配合和联系得到加强，分化的各个部分通过这种功能的耦合成为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和整体之间相互配合、互相依赖、不可或缺，因此，一般的社会变迁理论关注社会整体的发展。而布迪厄的场域自主化关注社会分化中不同场域的独立价值和独立

地位,指出场域自主化是现代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社会发展分化过程中,各个场域在为社会总体目标服务的同时,均有自身的目标和追求。

1.1.3 惯习

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另一重要概念就是惯习(habitus)。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P.柯尔库夫这样来解释这一定义:“禀性,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每个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的。持久的,这是因为即使这些禀性在我们的经历中可以改变,那它们也深深地扎根在我们身上,并倾向于抗拒变化,这样就在人的生命中显示出某种连续性。可转移的,这是因为在某种经验的过程中获得的禀性(例如家庭的经验)在经验的其他领域(例如职业)也会产生效果;这是人作为统一体的首要因素。最后,系统,这是因为这些禀性倾向于在它们之间形成一致性”(柯尔库夫,2000:36;李全生,2002)。惯习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布迪厄说:“惯习这一方案将它们的特殊影响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在意识和语言之下,内省研究或者意愿控制之上发挥作用”(Bourdieu,1984:466;李全生,2002)。惯习包含个人知识对世界的解释和理解,由于个人知识不同,他们对世界的建构和理解不同,个体基于自身知识对现实世界的重构与现实世界会有所不同,这就造成了与现实世界的“分离”。不同成长阶段的个体,不同时代的人,知识类型不同,惯习也是不一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知识类型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惯习概念与场域理论一样来自于研究实践,是在对卡比尔人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得出的,而不是来自单纯的理论演绎。布迪厄在对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的行为进行研究时,发现在卡比尔人中间,社会规章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意识之中,而不是一种限制性的命令或者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正义的基础被人们一致地经历和体验

着,而不被视为一个仅仅是形式的合乎准则的系统。布迪厄不仅在研究实践中提取了惯习这一概念,而且还运用这一概念对西方社会进行了研究。在他看来,惯习形成于个体的实践,是行动者进行实践活动的结构和个体化表现的联结。而这种惯习又作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惯习的这种结构化的作用使人的生活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人类正常的社会生活的维持是基于人们把绝大多数的日常行为融入习惯,并且将这种习惯传承下去。

布迪厄将场域和惯习结合起来对现代社会进行理解和阐释,他认为:如果场域是一场游戏,那么惯习和概念资本就是游戏中的王牌。惯习和资本规定了场域中的参加者可能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游戏的形式和结果。布迪厄指出:“场域和惯习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制约关系:场域构造了惯习,这是一个场域的内在需要的外显产物;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认识的构建关系:惯习将场域构建成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世界,在其中值得个体的能量为之投资”(Bourdieu & Wacquant,1992:127)。对于它们关系的两个方面,布迪厄作了补充:“第一,认识的关系依赖于客观的关系;第二,社会科学有必要为场域的……基于现象学的社会学提供空间”(Bourdieu & Wacquant,1992:127;李全生,2002:148)。布迪厄还强调,历史因素是影响场域和惯习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一场域随着社会的变迁会引起惯习的变化。

1.1.4 布迪厄消解二元对立的治学目标

布迪厄的治学目标是消解二元对立。主客观二元对立一直是社会学家试图解决的充满哲学色彩的社会学难题。主客观二元对立这一问题是和整体与个体、事实与价值、结构与行动者、决定论与意志论等几对范畴息息相关的,不是孤立的。布迪厄自称是“建构者的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这一概念的前一部分表明了其理论的主观取向,也就是说,行动者对于参与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态度、行动和能力,参与者以具体的思想、行动和能力参与

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建构过程,而不是漠不关心、无能为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布迪厄超越了结构主义;这一概念的后半部分表明了其理论的客观取向,也就是说,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是受到客观的、既定的、外在的因素制约,不是随心所欲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布迪厄超越了现象学。因此,我们说“建构者的结构主义”准确而又精炼地概括了布迪厄的治学目标。布迪厄一向对别人对他的不负责任的定位持否定态度,他说:“无论如何,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像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韦伯的追随者,我也反对这样来提问题……实际上,探究一个学者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韦伯、杜尔凯姆的追随者,很难从中得出关于他的有用的信息”(Bourdieu, 1987: 39; 李全生, 2002: 149)。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即是为此目标而努力的具体体现。从场域概念来看,场域体现着客观的层面,是某种结构化的东西,但是布迪厄的研究并没有着重于结构,他的场域概念与其他一般的结构不同,尤其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结构。结构主义者的结构强调整体和个体之间的联结关系,整体性对个体的先验决定作用。布迪厄的场域是指包含一定文化特征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在其中起着一定作用的具有社会性的“场域”,是相对独立的,但不是一种对社会的简单空间分割,包含有主观性的因素。场域具有使对象和个体充分融入的引力,是“一种被赋予特殊引力的合理构型”。如果场域中的内容发生变化,场域的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布迪厄指出:任何场域“给予本身以可能性结构”。布迪厄强调:“一个场域不是死的结构,不是空的场所,而是游戏空间,那些相信并追求其所能提供奖励的个体参加了这种游戏,所以,完整的场域理论要求社会个体的理论”(Bourdieu & Wacquant, 1992: 96)。从惯习这个概念来看,布迪厄的惯习不同于马林诺斯基的“习惯”,也不同于萨姆纳的“民俗”。他的惯习不仅仅指行动者的个性,而是指一定场域中的主观构成物,但这种主观构成物又以一种客观力量作用于个体,存在于个体中,又独立于个体。也就是说,惯习这种形式上主观的东西包